左还是右的决定留下无尽的遗憾

胡震生 著
五洲传播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谢正是世界顶级企业MBI的金牌销售，已连续多年单单不败。殊不知,突如其来的MBI和远想的世纪大并购,却在他升职的最关键时期发生,这使他不得不跳到最新成立的部门,一切从头开始……

本书作者自己就是IBM10年的金牌销售,他在书中详尽披露了IT界的商业操作手法及相关内幕,细数职场中的“徽章”和“伤疤”,其中不少销售技巧和职场攻略,被职场中人奉为宝典。

[上期回顾]

谢正那次没听完培训，直接结果是他给客户做的方案出现大差错,公司里有人因此怀疑他是被普惠收买，才做出了这套方案……

职场小说

周三,中午一点。“起来,都中午了,太阳晒着你不难受?”诸葛和与谢正睡在一个房间，他已经收拾停当。谢正一睁眼,阳光正好刺到自己的脸上，忙又闭上,“还起来干吗,标都不让投。”

“谁说的,雷越说我们该做什么还要做什么,Lucas是压我们呢,不会不投的。”

谢正开始有点动力,洗漱妥当,与诸葛和一起找雷越吃午饭。

“上午周成打电话,Lucas昨天晚上和蒋义讨论了很长时间,分析普惠这次到底会投多少钱。他们有价格的压力,也是在考验我们,这么低的价格如果有水分或者输了,都不好和美国人解释。所以,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工作,不能放弃。”雷越的话给了两个人一点动力,大家心里明白,湖南的项目无论如何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

时间过得飞快,时钟已经指向周四晚上十点。

“雷越，你们还想不想投标?”Lucas低沉而又缓慢的声音出现在电话上。

“当然,我们前线销售团队都准备好了,随时听从公司安排。”

“听从？我看你们是不想投,这两天,没有任何人主动给我打过电话。怎么,还要我主动打给你们么?”

“咳咳,我们也正准备向您汇报。”雷越回答得有点尴尬。

“汇报什么?项目有什么变化么?”Lucas追问着。

“报告公司,项目没有任何变化,我们依然认为低于浙江10%的价格是MBI的最好选择。”

“如果普惠比MBI的价格还低怎么办?”

“我相信通过和新天的努力,我一定会废掉普惠的。”

“好,你还坚持客户会废普惠。如果能废普惠,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低价投标呢?”

“这……”雷越一个没反应上来,Lucas继续说道。

“如果我们有能力废普惠的标,那MBI为什么要投低价呢?”

Lucas的炮弹一个接着一个。“按照你们的逻辑,普惠也知道这是MBI在移通的最后一单，会简单地投个浙江的价格,让MBI打么?”

谢正听到这里已经无语,雷越看样子不是Lucas的对手,地位的悬殊也导致无法反驳,反正Lucas就是不让投。

“雷越,如果你坚持这个价格,我看也不用在总部丢中国人的脸,现在就可以决定,MBI放弃此次投标,别投了,大家休息吧。”Lucas挂了电话,不谈了。

周五,凌晨两点,时间一分一秒地跑着。“雷总,公司再不给价格,我们连打印和封装都来不及。”诸葛和的语气都有哭腔了。

“你去给封装公司的人三百元加班费,让他们随时待命。”雷越让诸葛和看死封装公司的人,防止深夜找不到人加班。

送走诸葛和,雷越和谢正回到会议室，看着一桌子的文档,再看看时钟,已经两点半,看样子Lucas是真的打算放弃了。

“雷总,我打印了一个标准价格,实在不行就用它吧。”谢正用集采的协议折扣做份报价,这是不需要公司审批的。

雷越摇摇头:“你就别捣乱了,这价格能赢么?”

凌晨三点,雷越的手机忽然响起来。Lucas！雷越和谢正做个嘴形,忙拿着电话走到另外的会议室里……

“Lucas怎么说?”谢正欣喜地看到雷越笑着走进会议室。

“他让我们先按照自己的理解投。如果赢,再考虑怎么说服美国人,如果输,那就看我的报告怎么写了。”

“嗯,什么意思。”谢正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
“就是不走公司流程,就先这么投,你笨啊。”

谢正这下听明白Lucas单独给雷越打电话的意思。原来在电话会议上，公开拒绝雷越的价格申请,这Lucas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整个团队也算是坚持到最后没有松口,换来个好的结局。

“好,诸葛和、谢正,价格决定了。”雷越如释重负,“现在已经四点,我相信你们两个,也相信就算是知道价格,普惠也没有时间反应。你们就按这个价格做报价文件吧。”

诸葛和接过雷越手写的价格——3400万。

周五上午九点,谢正一行人是最后进入会场的,屋子里已经坐满各个厂商的人,张猛坐在屋子的正中央,在主持会议。

“嗯,MBI的，你们的价格算对了么?”张猛大声对着全场的人说道,所有的人都暗暗地偷笑,MBI上次价格投错的事情,在湖南早已尽人皆知。

“报告领导,我们反复计算过,没有问题。”诸葛和稳稳地把装有价格文件的牛皮纸包,递给招标小组的秘书。

“好,大家都到齐了,那我们就按照报到的顺序开始唱标,根据记录,MBI公司是最后到的,所以先唱MBI的价格。”

“哪几个人是普惠的?”谢正小声地问诸葛和。诸葛和用胸脯指指桌子的一个角落,“穿西服的那三个,边上穿衬衫的是代理商天普。”

“你记价格,我看着他们。”

谢正抖擞起最后的一丝丝精神，死死盯着斜对面的三个人，通过他们的表情，就知道MBI的价格是高是低。

“MBI,3400万。”

招标负责人清楚无误地唱出MBI的价格，并把报价文件显示到幕布上。招标小组一阵骚动,不仅是因为这个折扣大大低于不久以前MBI在移通浙江的投标折扣，还因为MBI的产品是刚刚发布的鲸鱼。

普惠的几个销售面部没有一点表情,显然他们已经注意到谢正在看他们。

“普惠,3000万。”

谢正眼前一黑,完了。对面的三张脸同时绽放出笑容,甚至还有人伸出V字形的手指,挑衅地在谢正眼前晃来晃去。

谢正紧绷的神经在这一刻被彻底打垮了,耳边任何的话语都像是天堂里的回音,不能激起他的任何一点点反应。

周二下午两点,无计可施的谢正彻底放弃努力,浑浑噩噩地睡在酒店里,等待死刑的判决。

“谢正,我们在这里等客户的评标结果。”雷越一阵风似的走进谢正的房间,手里拿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。

“有什么好消息么?”谢正从床上坐了起来，他看着雷越无比兴奋的表情，就仿佛在深夜十二点,看到天边出现了彩虹。

“我说服冯治国了,让他答应客户,未来两年,他们不收客户的服务费,每年两百万,一共四百万。这样MBI和普惠的价格就拉平了,也没有技术问题。”

“啊,冯治国同意送四百万服务?他拼了?为什么啊?”

“呵呵,他也输不起了。这也等于是新天和MBI展示自己的实力,因为后面还跟着服务和收购呢。”雷越放下自己的笔记本电脑,兴奋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,差点就要和坐在床上的谢正拥抱在一起。

“嘘,听。”诸葛和的手机一直在直播着现场的情况,这样大家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客户公布的消息。诸葛和的电话里一片嘈杂的声音——“中了。”

雷越终于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，使劲地拍一下谢正的后背。同时,周成在北京的恭喜电话打了过来。

沉沉地睡了一天,谢正才算是休息过来,梦中他经常会漂在那条阳光灿烂的河上,懒洋洋地沉醉在那个叫做家的味道里,那是俞可可身上发出的味道,她就在岸上不远的地方和他招着手。

大战过后,放松下来的谢正感觉到内心深处的抑郁又不可压抑地浮现出来，让自己整天郁郁寡欢，真的不知道到底要拿俞可可怎么办才好。每当想到她,内心又总有一个逃避的声音在对着自己说话，换一个女孩子重新开始很容易，但是面对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却是无比的艰难。

谢正在起飞前,给俞可可发了个短信。

“MBI赢得移通湖南,我赢得年度最佳销售奖。我今天回北京,非常想你,想和你在一起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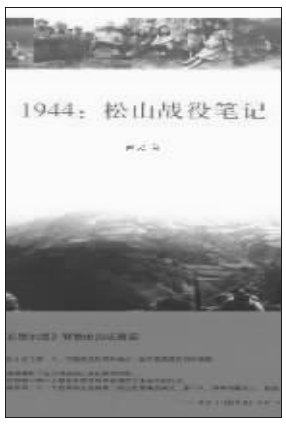
飞机落地,谢正打开自己的手机。高飞的短信先进入眼帘:“兄弟,湖南赢了,我们的合作也该开始了吧。”

俞可可也回复了他的短信:“不管你跨过多少座高山,在我心中,你不过是个坟头。”

谢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抬起头，机场的工人正在竖立一个巨大的广告牌,上面写着“欢迎进入随需应变的时代”,巨大的白色牌子挡住了夜幕初上的北京。

他活动活动双腿,自己该先迈左脚还是右脚呢?

在死人堆里打仗,远征军战士的皮肤被尸体染成黑色



余戈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1944年的夏季，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,7000余名中华男儿用鲜血攻下了滇西的松山,消灭了那支野兽般的军队,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首次歼灭一个日军建制联队(团)的辉煌胜利。65年后,同为军人的余戈用最为艰苦的正面强攻的方法啃下了这场战役,他以“微观战史”的方式,详实地记录下松山战役的每一天,展现了松山战役中日双方真实攻防的全过程。

[上期回顾]

面对美国总统罗斯福电报中的潜台词,蒋介石最终下定决心反攻滇西。而选定卫立煌为远征军司令长官，让美国方面非常满意。但是,仗未打响,部分高级将领的“恐日症”就犯了,这让卫立煌大为恼火。

纪实文学

远征军老兵董启超最自豪的事，是亲手将打到松山的炮弹送入炮膛

至6月2日，远征军第11集团军全部反攻部队均顺利渡过怒江，如第20集团军在怒江上游的情形一样,在江岸未遭到日军有组织的抵抗。这再次印证了日军兵力不足，使得第11集团军的将士们信心倍增。

我怒江东岸的重炮继续轰击松山阵地。出于振作士气的考虑,金光惠次郎再次下令,以设在本道阵地和西山阵地上的105毫米榴弹炮进行还击。105毫米榴弹炮,日军称之“十榴”,这是松山日军最大口径的火炮了,且只有区区8门。

这无疑是一场严重“不对称”的炮战。中国抗战7年来,这是首次在炮火上对日军形成绝对优势。

年愈九旬的远征军老兵董启超,定居龙陵已经60多年,谈起昔日的战事仍是一口浓重的北方口音。

1937年7月,22岁的河北冀县小伙子董启超闻听卢沟桥事变后毅然从军，被分到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第一运输大队，在南京修飞机场。12月13日,日军破城,董启超在下关冒死乘船逃脱,身后码头上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数万难民……刚逃到江西,南京大屠杀的确切消息便传来了,董启超和同伴们心如刀绞!

董启超后来辗转到了滇西的芒市，为滇缅公路搬运物资。1942年5月日军从缅甸杀了过来,董启超逃命过了惠通桥再次大难不死。在昆明,中国远征军直属炮兵师第10团招兵，招兵军官嫌已27岁的董年纪大了不想要,董启超一急脱掉上衣亮出一身结实肌肉，声泪俱下:“长官,我当过7年搬运兵,有的是力气,也懂滇西少数民族的摆夷(傣族)话,就想为南京死难同胞报仇!”军官感动了,破例收了这个年龄足以当连长的兵,安排他在第二营第四连当装填手。

训练近两年便开始了滇西大反攻,炮10团往怒江开拔。该团当时装备18门150毫米德国野战重炮,全以车辆牵引。部队在怒江东岸“缠头山”布下阵地,董启超每天光着膀子、举着50公斤重的炮弹跑上跑下苦练，临战前他的装填速度超过了每分钟8发,成了全团的标兵。

6月2日松山总攻开始,董启超的部队率先开火,猛轰对岸直线距离仅6公里左右的松山。一个连3门炮,连长举个小红旗站在土坡上，不时猛挥小旗大喊:“8发急促,放!”“6发间歇,放!”董启超十分明白,“急促”就是要他疯了一样装填炮弹,“间歇”就是歇一会儿再打下一发,让观测员辨认效果修正弹道……50公斤的大炮弹在他手上像没事儿一样，流水般送进炮膛;有时候送得过快,上一发的炮弹壳滚出来贴到他身上,“扑哧”一下就烫掉一层皮!

打在松山的近千发炮弹,都是董启超亲手送入炮膛的。老人说,这是他这辈子最自豪的事。

松山外围战斗刚打响,就遭遇到日军两次偷袭

6月4日6时40分，新28师师长刘又军下令:“第82团之第三营为右翼,展开于沙子坡一带;第82团之第一营为左翼,展开于小董瓮及5600高地;第82团之第二营为预备队，位置于连厂；第5军山炮营之第八连，在连厂东北端占领阵地,并保持重点于左翼,协同怒江东岸炮10团向腊勐街及竹子坡攻击。”松山外围战斗打响。

当夜11时，第七连一位姓李的排长带着一班巡逻哨与前来偷袭之敌遭遇。当时,大约有四五十名日军已经摸到第82团指挥所附近,听到人声便潜伏路边。我一名巡逻兵走近,被敌人一军曹跃出用刺刀刺穿胸膛,惊叫一声,倒地死去。李排长在他身后七八步,夜黑看不清,以为他摔倒了,便把右肩背着的美式“汤姆逊”冲锋枪甩到左手持着,疾步上前,准备去拉那个士兵。此时,突见一个黑影用步枪向他刺来，李排长往左一闪,右手一把抓在了敌刺刀与步枪枪口之间。他左手打开冲锋枪保险时,日军已经先发了一枪,把他的小拇指和无名指打飞了。他咬住牙关,用三个指头死握住敌枪不放,左手将冲锋枪抵住日军胸膛,一梭子弹全部打进了敌人的心脏。接着,又向隐蔽的日军扫射,我巡逻兵也一齐开了火。日军遗尸6具,狼狈逃走了。

6月5日当晚,日军再次实施偷袭战术。带队者为日军第6中队小队长大和幸辅中尉。松山被围困后,他被任命为军旗护卫队预备队长,并奉真锅大尉之命前往阴登山增援。

深夜12时许，大和幸辅率日军约百人摸出阵地溜下阴登山,又迂回而上,摸到我军后方。我两名步哨未察觉,被日军突然跃出用刺刀捅死,而后径直摸到我机枪第三连阵地。

日军听到第82团机枪第三连班长聂正容正在给机枪装填子弹的特殊声响，便悄悄走近,从背后一刺刀将他捅死。排长王保成听到惨叫声,提着冲锋枪走近问道:“是谁?”副连长吴俊臣富有夜战经验，他端起“汤姆逊”冲锋枪扫了一梭子,一边大叫:“不要问,快打!”他们两人一扫射,大和幸辅便指挥偷袭日军哇哇叫着冲了上来。这时,传令兵王来福把弹匣装好给吴俊臣,一阵猛扫,打退了敌人第一次冲锋。全机三连的6挺重机枪迅速调向后方,向再次发动冲击的日军猛烈扫射,一瞬间就打死三十多人，大和幸辅也受了伤,忙带着其余日军转身溃逃。

听到枪声,从山顶堡垒里冲下来企图策应的日军,也被我步兵打死十余名。

日军两次夜间偷袭均被我挫败,但都是因偶然因素被我较早发觉,加上火力强大能迅速将其压制。第82团团长黄文徽再次向师部报告了这一险情,建议通报各部队保持高度警觉。

在死人堆里打仗,远征军战士的皮肤被尸体染成黑色

战斗异常惨烈，至6月20日，担负松山攻击的中国远征军各部已伤亡1600多人。作为主力的第28师伤亡逾千人,攻势日衰。整个松山堆满了敌我双方的尸体。只要我军飞机来轰炸,或者炮击，到处都能见到腾起一团团血雾,死人胳膊大腿炸上了天。在太阳暴晒下,尸体开始腐烂发臭,生出白花花的蛆，爬得阵地掩体到处都是。远征军士兵天天泡在尸首里打仗,在死人堆里打滚。几个月下来,人都变了形状,手臂、腿脚、身上的皮肤都被尸体染成黑色,尸臭好久都无法消除。

6月中旬,滇西的雨季到了。昼夜之间，到处是山洪暴发,怒江江面比平时涨宽一倍。交通断绝,山道泥泞,民夫骡马均不能行，美军第14航空队飞机亦无法起飞。前线作战部队失去后勤保障,一时军心动摇,攻势颓缓。士兵们痛苦地蹲在被战火烤得光秃秃的战壕里发呆，怀抱步枪,日夜任凭大雨瓢泼,苦不堪言。伤员运不下火线,只好任其自然死亡,痛号呻吟之声到处可闻,其状甚惨。

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对此忧心如焚。他们明白,如攻势再无进展,如暴雨再持续十天半个月,伤亡惨重,且失去后勤保障的远征军部队,其攻势将自行瓦解,全线崩溃将不可避免。

6月22日,按第71军军长钟彬部署,对松山日军攻击全面展开。

第84团第1营1连3排排长李儒回忆:

“……连续几个晚上的攻击，都无法靠近敌人的阵地,而我们的人死的死,伤的伤,能参战的不到一半了。这天晚上,狂风暴雨像是要把松山刮倒冲走一样,剩下的人又整装待发。连长宣布:今晚,一定要冲上松山,只准前进不准后退,谁敢后退就枪毙谁!部队出发后,一排长连世全在右,二排长李俊在左,我带三排在中间。我们拼命地往上冲。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流，茂密的树木让人磕磕绊绊,身上的装备更沉重了。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，只听到双方的枪炮声在耳边炸响……冲到半山腰，突然一个闪电，我回头一看，只见弟兄们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中……‘狗日的小日本!’我咬着牙一遍遍地骂着，朝着敌人阵地冲去……凌晨5点钟,子弹打光了,甩手榴弹,上刺刀……可我怎么也站不住。刘相成冲我喊:‘李排长,你挂彩了!’我一看整条腿都是血,在我身边的何佰光、何自杰两人已经牺牲了，我不知道怎么的脑袋里‘嗡’的一响,晕倒在地……后来,我在保山后方医院醒了过来，才知道我们连活下来不到10个人。”